

◎作家近况

# 陈彦：书写人生悲喜的辩证法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陈彦近照

2020年，由陈彦小说《装台》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热播，人们对主人公刁顺子的形象津津乐道，也由此认识了戏剧舞台背后的特殊群体——装台人。时隔近一年，作家陈彦再次推出长篇小说新作《喜剧》，作为他“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与《装台》《主角》一起，演绎出戏剧世界的众生相。在这部作品中，陈彦将目光聚焦于戏剧舞台上容易被忽略的喜剧演员，通过名丑贺少天（艺名“火烧天”）之子贺加贝、贺火炬两兄弟曲折的学艺、演出、办剧场之路，于生态人情之变中叩问喜剧精神、参悟人生奥秘、谱写梨园传奇，在密织细节中彰显现实主义精神、讲述别具一格的“中国故事”。

## 喜剧笔法写喜剧故事

《喜剧》讲述了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丑角演员的传奇人生。父亲贺少天是大名鼎鼎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演技精湛且深谙喜剧之道，凭借天生异相与孜孜不倦的钻研练就了一身绝活。大儿子贺加贝、二儿子贺火炬虽比不上父亲，但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督促与言传身教下日益成长为舞台上优秀的丑角演员。传统曲艺在时代大潮裹挟中沉浮不定，随着父亲去世，兄弟俩也各自开始了磕磕绊绊的人生之路。

“这个故事我写了好多年，从十几年前喜剧最火的时候就开始酝酿、构思。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又把它翻捡出来，衔接起断裂了十几年的茬口。”陈彦说。

小说开篇，长了一个“前抓金”“后抓银”菱形脑袋的贺加贝，虽其貌不扬，却对自己的搭档、女演员王大莲情有独钟。因求之不得的心焦，贺加贝发起了高烧，而一旁的火烧天却在对着镜子做斗鸡眼，辫子一翘一翘地练功。两相对照，诙谐幽默的笔触立显。

“既然写喜剧，在写法上也要有点喜剧色彩，我就尝试了个写法。”陈彦说。在小说中，他还杜撰了一条名叫“张驴儿”的柯基犬，通过转换叙事视角，让它开口说话，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讽刺了故事中人物虚伪可笑之处。

◎新作评介

## 语言美 意趣美 结构美

——读董林《十年诗选》

何正权

阅读是快乐的，在文字里，你看到另一个心灵世界，窥见你原本一无所知的东西。尽管基于文字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你必将感受到写作者怦怦的心跳，他绵长或者急促的呼吸，他血液汨汨奔突的温度和速度。读董林的诗集《十年诗选》，正是这种感觉，其中的语言美、意趣美、结构美，令人印象深刻。

**语言，是诗歌的骨肉之美。**

《道德经》是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散文诗，《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中国古代哲人“我从哪里来”的诗意表达。哲学家探究宇宙和人生之谜的语言，和诗人一样。只不过方式有区别，哲学家的解码工具一不小心成了经典诗歌；而诗人俯仰天地的歌咏感慨，无意中成了哲学。董林是学哲学的，他的诗歌语言往往带着哲思。

《抽烟的土地》一诗中，诗人写道：“三月的江南/土地/也腾出手来/拿起老桃树/抽上一口/憋了一冬的闲烟/吐出一路桃花”意象和词汇奇崛、丰富，仿佛不经意从生活的寻常场景中抓取的一朵花、一枚石子，放在诗句中，却无比贴切、形象、精妙，瞬间击中读者思想的味蕾。

“是石头开口说话的时候了/是石头衣锦还乡的时候了”“景色正在合围刘家这栋小楼/风景更像个醉汉”“大黄猫弓背弹开/下坠/喵的一声/抓破一缸月色”“所有的形容词到这里/都变得花容失色”“阳光打铁/噔噔作响”……这样奇妙形象的佳句，诗集里比比皆是，诗人用现代汉语的灵动和生命力，重构了古典诗歌的意境美。

“花蕾/在春天奔跑/一路跑起了脚尖/跳跃过黑色的树枝/像一面镜子/挂出江南的痕迹”（《镜子里的江

南》）这首诗中，隐喻、明喻、拟人、拟物、通感等，诸多修辞技巧，诗人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毫无矫揉造作，却那么贴切形象。

什么是诗的语言，诗歌如何创新？现代生活里的日常词汇、新事新物，被诗人随手拿来，摆进诗的圣殿。如《童声》一诗，“童年是一些嚼碎的素花/像土豆/滚满一面怀孕的山坡”。平常琐碎的物品，立马意味悠长、崭新的意象，成为新的诗歌基因（语言）。

**意趣，是诗歌的灵魂之美。**

无论是表现爱情、哲思，抑或是状物摹景，诗歌最终要在语言的背后，有所指向，有所表达，形成意趣。意趣包括意旨和趣味。诗歌美学上，意旨涵盖主题思想、思绪流向、象征指向；趣味则更多涵盖了美学意味上的审美追求、文风上的个人风格。

严格来说，意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品鉴标准。我们的诗歌毕竟是用汉语写作的，也主要是写给汉语读者阅读，评价汉语诗歌，用汉语文化的欣赏习惯和美学标准或许更为恰当。正因此，我特别看重《十年诗选》中的意趣：

“清晨/我遁入松林/松尖之上是风是云/是我对生活躲闪的眼神/我顺着山坡躺下/满地松针刺入已经枯萎的河流/吐露家国的碑文/谁在洗劫大地的秘密/一份苦难都将有一份轮回的收成”（《大地轮回》）

每个人都把生活的阅历，不自觉地潜藏在思想、记忆深处，各种原料不断积累增长，在岁月里发酵。诗人亦然，只不过，诗人会主动自觉地通过写作，调取这种经验，并在适当的时候，选取当时认为最为妥帖的语言，表述出来。而阅读者，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阅读而产生共鸣，获取精神上的愉悦，灵魂的快乐。

不失时机地敲打祝贺，提醒他不要数典忘祖，忘了本分。

喜剧演员、编剧、戏剧研究者、剧场老板、观众、故乡人、打工者等勾勒出一幅戏里戏外的人生百态，而作者心中的喜剧精神在读毕全书后也呼之欲出——喜剧是调节情绪的一剂良药，是洞悉人性弱点的一台显微镜，是反观自我的一面凹凸镜，是留情面地敲打别人的棒槌——它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我们自己。

## 舞台浓缩人间百态

17岁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爆破》至今，陈彦从事小说创作已有40多年。他创作的重心，始终与西安、与戏剧有关。

从1990年调到西安工作，他在这座厚重的古城住了30年。“在西安的午夜，我交友、会友、吃喝、读书、写作几十年。离开至今，梦中还是夜长安的景象。”陈彦回忆说。西安成为他《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等小说广阔的背景。

在这里，刁顺子、蔡素芬、仇素娥、胡三元、贺氏父子、潘银莲、潘五福等小说人物交相辉映，组成了陈彦笔下色彩斑斓的戏剧世界。“舞台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精华。借由舞台这个小世界、小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大世界、大社会。”陈彦说。

同样是戏剧题材，陈彦写了这么多却又不重复，显然与他丰厚的生活积淀密切相关。

“我在剧团当专业编剧，做研究，做管理，无形中获取了这个行当的诸多隐秘，那是无尽的历史沉积，也是无穷的源头活水。”陈彦说。25年的文艺团体经历，使他的生活与创作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也让他对人生的洞察日益深刻。

“剧场是一个巨大的人性实验室，就像宇宙是科学家探测深空的试验场一样，那里会出现无限的可能性。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包括真善美与假丑恶，也像万有引力一样，在剧场中会相互作用、牵引。”陈彦说。

虽然“创作要扎进一块土地”，但陈彦却从不给自己的阅读设限。“作家的阅读量要大，要开疆拓土去阅读，不要局限于某一门类。有时候反向阅读也会形成正向助力。”他自己家就定了很多天文学的杂志，在作家身份外，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天文爱好者。

“根基要扎得深些，才能更好地仰望星空。这句话对阅读、写作、人生同样适用。”陈彦说。



作家出版社出版

“手执爱情/这唯一的利器/银杏树在与工业的世纪/单枪匹马地作战/做着最后殊死的搏斗”（《银杏树》）银杏树有爱情吗？莫须有。但诗人一定有！这说的是爱情吗？也许是，但肯定不止于爱情。

意趣，更是对生活的反思与感悟。

“桥下的铁路杂乱无章/却都喘息着，勇猛地/奔向自己的生活/远方的生活寥廓的生活/谁可以泪流满面/谁可以哑口无言？”（《谁可以泪流满面》）

铁路的轨迹，何尝不是个体生命的轨迹？《十年诗选》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和探究。诗人不一定能给出正确答案。但诗歌从日常生活淬炼出的哲思冥想，提炼出的感悟体会，却无疑深化了诗歌的内涵，给读者以带着痛感的快乐。

对美的捕捉和再现，是历代诗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有了董林的“原来/美就是一种令人迷醉的宗教啊”（《西藏组诗》）。

**视角，是诗歌的“刀工”艺术。**

视角是结构诗歌的基本技术。诗歌必须有形式之美。结构的精巧，是形式的重中之重。

“在日益沸腾的地球/我嗅到门外荒芜的天体/吹来一束/寒冷的气息”（《许由》）这首剖析世界的视角，奇特而不突兀，像一个翘着兰花指的美人剥一粒玲珑晶莹的葡萄，一个秋天的芬芳饱满，一下子展现出来。不用看，就能嗅到、想到。观照万物的视界，则是全角、宽幅的，体现了诗人对社会人生深邃的洞察。

《十名人诗传》重新解读了黄帝、白居易等历史文化名人。在不过几十行的诗句里，想要厘清这些人的价值，毫无可能。诗人独辟蹊径，选准切入点，找准一个点，由此生发，很自然就找到了打通古今的经脉。

这类诗作，思接千古，心连宇宙，无处不在的通达旷达，不仅是诗歌语言的通感，更自然天成地与浩瀚宇宙形成默契。

“彝山的余脉/就在那枝伸进早晨的虬干上/就在这干上/那一路奔跑过来的/处于般的翠芽上”（《彝山春寒》）诗句展现的不仅是动感，拟人化的描述中，是视角的拉伸和切换。这样的“刀工”，令人击节。“大地/从坟墓中伸出手来/把水井拉回她的子宫”这样的切入，既是高超的语言功力，更是令人称绝的思维方式。

◎百家谈

## 手迹文心待探研

手稿的学术意义与审美价值  
程鹏禹 徐强

随着手稿学日渐兴盛，手稿的多方面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保护手稿、研究手稿、利用手稿正成为学界努力的方向。

传统上，作品的产生始于手稿。相对其后所有版本而言，原初手稿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祖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一方面，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很多作品，没有经过刊刻发表，只有手稿本存在；以书信、日记为大宗的本就不为发表而作的文字，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作品手稿与初刊本、改订本、入集本同在的情况下，手稿是最可靠的订正依据，能够对刊本因编辑误释、手民误读导致的讹误、新版《汪曾祺全集》编纂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类情况，小说《侯银匠》中有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以往刊本皆如此。编委李建新仔细比照手稿，发觉“焖饭”字形更近于“烂饭”，又普查汪曾祺手迹用字，发现他笔下从来没有只有“闷”字而无“焖”字，遂据此改过，恢复了作者原意。

和整齐划一的印刷本相比，手稿中保存着作家的生命体温，其字体造型、笔画线条、章法布局，往往投射出作家书写时的情绪心理，记录下作家的思路轨迹。每一处修改涂抹的痕迹，都有助于还原原作者生动的运思过程，让后人从发生学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原作。此外，手稿修改前后的对照，经常能够提供字句锤炼的佳例，是修辞学、文章学研究的宝贵素材。朱正的《鲁迅手稿管窥》一书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古人信奉“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手稿作为“字”与“文”的统一体，在人格映照方面，可以说有着“双重忠实性”。鲁迅、茅盾、叶圣陶、傅雷，手稿工整不苟，可以看出对文字的恭敬敬畏，与他们为人文为文有一致性。字迹潦草的作家也不少，比如诗人公刘，他的书信手迹字形随意、省笔极多，笔法章法毫无拘束，能够推知走笔匆忙，速度快，这与其诗歌创作及性格中的热烈气质是同根同源、比肩而存的。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的日记往往记事精详、析理深入，每日洋洋二三千言、甚至数千言，他能一生坚持不辍，与他作为文人兼文化企业管理者的自律自省、勤勉务实的个人修养与治事作风一脉相承。

手稿有作为书法的审美价值。“五四”一代作家、学者，有旧学根底，书法水准高，且各有风格。鲁迅、胡适、茅盾的行书，郭沫若、沈从文、杨振声的草书，叶圣陶的楷书篆书，置之现代书法史中无愧。他们都是沈尹默所说的“善书者”，是“无意作书家”的书家，手稿自有很高艺术价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一代，书法艺术水平较高的也不少，比如汪曾祺，他的作品手稿、翰札题词都具备相当的形式美感，《岁寒三友》《金冬心》《鉴赏家》等小说还涉及书画艺术，表现出高超的艺术鉴赏与创造力。书写美学是作家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整体艺术特征的重要参照，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充分展开，应成为未来手稿研究的着力点。

信息化时代来临，为手稿研究带来难得的机遇。高科技印刷和传播手段能够使处于“深闺”难得一见的手稿化身千万，大大消弭了以往研究的障碍。近年来大量手稿被出版、展览、拍卖流通，正是手稿研究繁荣的首要基础。但另一方面，作家纷纷“换笔”，电子书写作使得手稿成为稀有之物，作家的书写能力也发生退化。因此，尽可能恢复、保持一些手稿写作的习惯，既是手稿学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有助于保持与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

## 专家研讨何建明创作

本报电（张靖仪）近日，首届“何建明文学创作学术年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的国家叙事”对何建明文学创作的学术意义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何建明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从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他创作了《国家行动》《那山，那水》《山神》等几十部产生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报告文学高质量写作这一核心问题上作出了示范，创新探索了国家叙事的审美表达之路。

## 《漕运三部曲》：为运河立传

本报电（邹金涛）近日，王梓夫长篇小说《漕运三部曲》（《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漕运三部曲》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再现了清朝中叶中国的漕运盛况、漕船建制、运输规章及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风俗民情、世道人心，书写对象兼顾庙堂与江湖、官场与民间，汇聚古镇、码头、帮会的三教九流，重点突出作为运河码头文化和帮会文化精髓的“义气”。小说延续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在追求细节真实的基础上还原特定历史场景、制造戏剧性冲突、设计复杂的故事集群，并融入儒释道等多元文化，充分展现了王梓夫的想象力和文化积淀。

## 《三山凹》：叙写小人物的时代传奇

本报电（曾宪钦）5月13日，“长篇小说《三山凹》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

作为中国作协脱贫攻坚奔小康重要题材重点扶持作品，李天岑的《三山凹》以中原腹地一个叫三山凹的小山村为背景，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在这里的三个大小人物、张宝山、侯子耀在改革大潮中不同的成长经历、人生追求及命运走向，钩织出一幅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与会专家认为，《三山凹》展现了主人公柳大林、张宝山、侯子耀等身上所具有的憨厚朴实、励志奋进的特质，在土味浓厚的叙事里，谱写了一部小人物的时代奋进曲和农村改革史，同时用浓墨重彩的笔触展现了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分镜头。